

葡萄藤

Grapevine

2021年8月第199期



榮福童貞瑪利亞在結束其塵世生命後，她的身體和靈魂同被提升到天上的榮耀中，…在天上繼續對基督的肢體執行其母親的任務。（天主教要理 974-975）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本期目錄

封面畫：Descent of Mary's Girdle to the Apostle Thomas, Maso di Banco, 1337

ii 主編小語

◆ 朱嘉玲

神長的話

1 天主父親的愛

◆ 林育明神父

3 對「家庭」與「教會團體」「愛的喜樂」
的省思

◆ 周 道執事

聖經探索

5 聖母的誕生地

◆ 鄒保祿神父

家庭篇

6 七十有感

◆ 宋美英

9 這就是我的外婆

◆ 王亭樂

14 愛的禮物

◆ 王雅嫻

16 全家福

◆ 黃發芳

信仰與靈修

20 人生下半場的四旬期朝聖

◆ 張宏秀

24 下半場的七線生機

◆ 劉珊珊

27 迎接依納爵禧年

◆ 手 辰

談書論畫

29 聖母的腰帶

◆ 王念祖

32 我讀《聖經中的哀怨傳統》

◆ 張宏秀

生活隨筆

34 生命的釋放、美與愛

◆ 君 人

36 復活讚頌曲

◆ 李翠婷

39 依依不捨

◆ 張光中

40 談感受

◆ 布 衣

☆ 歡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內為原則 ☆
來稿請寄：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輪值主編：朱嘉玲

校對：朱嘉玲

網頁：楊漪婷

排版：劉珊珊、王念祖

稿庫管理：劉珊珊

新聞：楊治財

廣告：楊治財

經過一年多的疫情肆虐，人們內心一致的渴望就是重獲平安喜樂。教宗方濟各鑑於納匝肋聖家生活的表率，宣布自 2021 年 3 月 19 日（大聖若瑟主保瞻禮）起，至 2022 年 6 月第十屆世界家庭大會為止，為「愛的喜樂」家庭年。家庭是人類最基本提供愛的團體，生命的起始源於愛，天主將其創造的愛分享給人類，藉著父母傳衍，新生命在愛的孕育中誕生成長，綿延不絕…為此，本期葡萄藤的主題訂為：「愛的喜樂」。從神師的文章中，揭露出他體驗到的內在喜樂；執事也以一針見血的提問，幫助我們省思在家庭和教會生活中，我們有無因為有心或無心之過而破壞了應有的和諧和喜樂。「家庭篇」的文章中，無論是出生、慶生或家庭團聚，我們都能直接感受到那份喜悅與幸福；即使是惻懷逝去的親人，在淚水中，我們也能深刻的領會到那愛與被愛的喜樂！

八月十五日是教會所定的聖母升天節，本期的封面圖案由王念祖弟兄提供，他在〈聖母的腰帶〉文中有詳細的介紹。在教會古老的傳說中，對此畫作的解釋固有其深意，然而讀者們若有各自的領會或直覺，或許也可更增其豐富性。例如若以神性的意義來看此腰帶，它可否象徵著母親與孩子間血肉相連的臍帶？雖然靈肉已升天的聖母，她在天上仍繼續忠誠的執行著她在十字架下接受做為門徒們（所有基督徒）的母親的職份。她對我們愛的叮囑，藉著一些特殊的顯現，傳達到我們的耳中，進入到我們的心靈，務使我們在塵世的驚淘駭浪中，緊緊的跟隨著耶穌，最終能安然的返回天父的家中。

在春夏秋冬運轉不窮的四季時序中，人們從呱呱墜地、牙牙學語、英姿勃勃、虎虎生風的人生上半場逐漸步向不伎不求、清心寡慾、雲淡風清、與世無爭的人生下半場，我們應怎樣有智慧的卸下各種身心的重擔，輕鬆自在的走向歸途，這在本期「信仰與靈修」欄中，有非常專業與清晰實際的方式供我們參考與學習。

本期的篇篇好文都是筆者們愛的分享與傳遞，藉著聖神，在讀者們的心中賜下適於各人的恩典，幫助我們從信心出發，迎向美好的明天。



天主父親的愛

林育明神父

教宗方濟各欽定 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這一整年為「聖若瑟年」。聖若瑟是耶穌的養父，他也是聖家幸福的保護者。很湊巧六月份是「耶穌聖心月」，也是父親節的月份。我們天主教徒一直感念聖母的愛，但當我每次朝拜聖體時，我也深深體驗到天主父的愛。

我在祈禱之前會突然感到一股暖流出現，覺得非常幸福。每當我反省司鐸生活，天主父親就一直陪着我；祂滿懷着愛心和喜樂的心，滿面春風，面帶笑容地看着我，用滿是欣賞的眼神，不停地對我豎大拇指對我說：「你真是個好神父！」當我覺察到這種幸福感時，馬上告訴天主聖父，我又跟天主父親聊天，我說：「天主父親，我以前有個錯誤和矛盾的思想觀念，我每天替教堂做了許多雜事，但我又總嚮往着過很單純的生活，離開城市，離開喧囂的人群，找一個安靜的角落，靜靜地生活下來。社會越嘈雜，越是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簡單安靜的生活讓我很是嚮往。這不是代表對生活沒有熱情，我的熱忱，不懂的人看不到。我們渴望流連在車水馬龍的浮華喧鬧都市，却又嚮往農家安靜如水的平淡生活，患得患失之間逐漸失去了發現美的眼睛。生活可以有很多的形態，而最令我遐想嚮往的，是和禰在一起安靜的生活。所謂幸福的生活，必然是指安靜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靜的氣氛中，才能夠產生真正的人生樂趣。感謝天主父親理解我，陪伴我，鼓勵我…。」

祈禱之後，我的心情感受是被主愛包圍着，有深深的幸福感。天主父親給我的恩寵就是：做雜事沒有無聊的感覺。天主父親要給我的啟示就是：對孩子也一樣，如果一味地批評他，指責他，他就不會做好，反而要像天主父親對待我一樣，欣賞他，他就會越來越好。

今天在合一祈禱之前，我的心情是非常的着急。其中的過程是：我有時候因為要去主教府（The Priest Gathering at Christ the King Parish）開會，有點事出發晚了，我很担心遲到，所以就非常焦急地（一開始我没有覺察到）拚命的走。然後一邊走，一邊自責的聲音就出現了：「你為什麼不快點啊？」「動作快點，早點走，遲到了怎麼辦？」「你是個言而無信的人」等等。許多自責的聲音出來，讓我更加的着急，我就繼續拼命的走。突然之間我覺

察到我這種着急可能反而誤事，於是我就跟主反復的說：「主，我着急。主，我着急。主，我着急。」這個時候我就看天父的反應，他並沒有批評我，責備我，給我下定論，說我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不守時守信的人，相反的主對我說：「沒關係。」這讓我感到特別特別的意外，我問：「怎麼可能沒關係呢？主，我特別疑惑，怎麼可能呢？」天主父親依舊對我說：「遲到，沒關係。我挺你，我依然愛你，我愛遲到的你。」於是我的心情豁然開朗，我發現我走路的速度加快，脚下生風。我心情輕鬆愉悅，到達的時候，正好是簽到的時間。感謝主，讚美主！

天主父親的陪伴是不能遺落，最美的花開，浸潤在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裡，幸福才會從我的眼前飄過，天父的話語讓我懂得了這些。今早，合一祈禱之前，我有深深的罪惡感，內心衝突很大，很痛苦，感覺自己的內心有一個永遠填不滿的洞。可是在天主父親的陪伴下，我內心的大洞被耶穌親自用水晶填滿，並親手用愛，溫暖治癒，內心很充實，很幸福。祈禱過程中，我和天主如實述說了我的痛苦，許多話語和道理，我大腦是知道的，明白，理解，並相信的；但無法進入內心，潛意識，很卡，卡得非常厲害。耶穌認真傾聽，祂完全理解，並明白了我的心意。我感覺卡住的管子一下子疏通了。

我這次祈禱領受到最大的收獲，是主讓我親身經歷了一次恩寵。恩寵是從上而來的，從天而來的，不是靠我的努力得來的。我一直很努力地用腦子勸說自己，許多次不行，再試許多次，也不行。這次我親身領受到天主的恩寵，一下子卡著的點通了，那輕鬆舒暢影響到我的全身。在潛意識中，我看到天主父是如此用深愛的、欣賞的眼神看著我。我以為我做得很不好，很糟糕，糟糕透頂，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我在天主的眼裏是好的，獨一無二的…。我體驗到天主父的心意是，祂用許多實際的人和事告訴我耶穌愛我，無條件地愛我，以不同的方式愛我。感謝天主，讚美天主！

特此感謝本期收到的捐款：

張敏玉姊妹 \$250



對「家庭」與「教會團體」「愛的喜樂」的省思

周道執事

2020 年 12 月 27 日聖家節的時候，教宗方濟各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呼籲教友反省默想「天主子跟所有孩童一樣需要家庭溫暖的事實」。因此，由耶穌、聖母瑪利亞和大聖若瑟所組成的聖家，就成了所有家庭的榜樣，他要求「世上所有的家庭都能從聖家當中，找到可靠的參照點和啟發」。

教宗表示：「我們也蒙召重新發現家庭提供教育的重要性。家庭的基礎必須是那始終能不斷增進關係、開啟希望視野的愛。家人應當一同祈禱、互相關愛、彼此寬恕、溫柔相待，並承行天主的旨意…如此一來，家庭便能向天主的喜樂敞開大門，而天主把這份喜樂賜予所有懂得如何歡喜付出的人。幸福的家庭也懂得找到靈性力量來向外界、向他人開放，為弟兄姊妹效勞，同心協力建設一個更新、更好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樹立榜樣。」

2016 年大聖若瑟瞻禮日問世的《愛的喜樂》宗座勸諭，教宗方濟各開宗明義就闡明說：「在家庭所體驗的喜樂，亦為教會的喜樂。」光這第一句話，我們就需要很誠實的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

1. 我在家庭中體驗得到喜樂嗎？
2. 我有讓家庭中其他成員體驗到喜樂嗎？
3. 我在我們教堂體驗得到喜樂嗎？
4. 我有讓教堂的其他成員體驗到喜樂嗎？
5. 我是把原生家庭的喜樂帶到我現在的家庭裏呢？
6. 還是把原生家庭的垃圾帶到我現在的家庭裏？
7. 我是把原生家庭的喜樂帶到我們的教會團體裏呢？
8. 還是把原生家庭的垃圾帶到我們的教會團體裏？

教宗承認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問題，因為我們的軟弱，有時甚至會同室操戈。但是，教宗勉勵眾人：「倘若與家人起了爭執，務必要在一天結束之前和好。」教宗重申家庭的三個關鍵詞：「請問、謝謝、和對不起。家人之間如果常說這三個關鍵詞，必定能維持家庭和睦。」

「面對困難的情況和受傷的家庭，必須記得這個大原則：『牧人們應該知道，為了真理，他們必須對各種情況作出仔細的分辨』（《家庭團體》

84)。各人應承擔責任的程度在各情況下有所不同，而且可能存在某些因素而局限個人作決定的能力。因此，雖然要清楚陳明教會的教導，但牧者應避免在未考慮不同情況的複雜性時，便作出判斷，亦應留意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因環境所受的苦。」

同樣的道理，面對困難的情況和受傷的教會團體，Bishop Robert Barron 也提出了他精闢的看法，有興趣的人，可參閱以下的網頁。

https://youtu.be/dftZ5K_EA4s

讀者來函

念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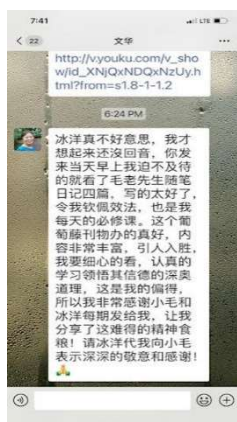
你好。最近一期葡萄藤六月刊電子版轉發給朋友冰洋及她舅媽（卜淑華姊妹，國內老教友），下面是她舅媽讀後的來信。已得到她們的同意，我轉投到葡萄藤「讀者來信」欄目，請悅納。

讀了此刊，首先感謝主編和編輯刊登了老爸的四篇信仰隨筆分享，並有繁體版書，非常好。

另外德華的獲獎文章，配上他媽媽卉卉那個祈禱卡，真是可以讓人看到父母（包括卉卉的父母，嘉玲姐和新泰大哥）言傳身教，信仰在孩子的教育和成長中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多麼重要。

祝主內平安喜樂！

文群



冰洋真不好意思，我才想起來還沒回音。你發來當天早上我迫不及待的就看了毛老先生隨筆日記四篇，寫得太好了。令我欽佩效法，也是我每天的必修課。

這個葡萄藤刊物辦得真好，引人入勝，我要細心的看，認真的學習領悟其信德的深奧道理。這是我的偏得，所以我非常感謝小毛和冰洋每期發給我，讓我分享了這難得的精神食糧！

請冰洋代我向小毛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謝

談聖母的誕生地 鄒保祿神父

按考古學家們的發掘，聖母瑪利亞的誕生地是在塞福利斯城（Sepporis）而不是在納匝肋，但離納匝肋不遠。塞城是當時的一座名城，史家若瑟夫曾讚揚它是「加里肋亞省的榮冠」。它建立在四百多尺的山上，從遠處就可看到。當時的納匝肋還是一座無名的小村莊，其人口只有二百人。它和十多個小村莊包圍著塞福利斯城。當斐理伯對他的朋友納塔乃耳說：「我們找著了若瑟的兒子，納匝肋人的耶穌。」納塔乃耳回答說：「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嗎？」（若一 45~46）的確，當時的納匝肋是沒什麼了不起的。

當聖母瑪利亞在公元前大約十四年誕生時，羅馬帝國已佔領了巴勒斯坦北部的加里肋亞省，塞福利斯雖然是猶太城市，羅馬政府已把它變成一個行政中心。公元前四年，大黑落德死後。一位名叫猶達之子艾則基亞斯（Ezekias）起來反抗在塞城的羅馬行政中心，同時又毀壞了加里肋亞一帶。羅馬便派敘利亞總督華祿斯（Publius G. T. Varys）帶領三個軍旅到塞城鎮壓暴民。艾氏被捕，同時又釘死了二千多叛徒。歷史家若瑟夫得知這偉大的塞城成為廢墟，嘆惜不止。

在此城被破壞之前，聖母和他的雙親（若亞敬和亞納）已搬到離塞城南四里路的納匝肋。我們不很清楚有關若亞敬夫婦的生活情況，但肯定的是，聖母是十四、十五歲的女子，且嫁給鎮上的一位木匠，名叫若瑟的男子，在這時若瑟也住在納匝肋。但因羅馬的戶口調查，要回到自己祖先的家鄉白冷城登記，即聖路加所記載的：「若瑟因為是達味家族的人，也從加里肋亞納匝肋城，上猶大名叫白冷的達味城去，好同自己已懷孕的聘妻瑪利亞去登記。」（路二 4~5）。

耶穌誕生後為躲避黑落德國王的殺害，暫時逃往埃及。黑落德死後聖家三口便回到納匝肋。因為塞福利斯城已不存在了，它只剩下一些廢墟。為此，耶穌被稱為納匝肋人（瑪二 23）。

附註：九月八日是聖母聖誕日。

七十有感

宋美英

人的生日，雖然每年只是那麼一天，那麼一刻；但對我而言，是極其普通的一天，尤其是在父母雙雙辭世之後。一生中，不記得自己有那一年，大肆操辦過。年輕時，我喜歡一首歌，歌名叫〈小草〉。歌詞是：「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從不寂寞，從不煩惱，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風啊，春風，你把我吹綠。陽光啊，陽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把我哺育。大地啊，母親，你把我緊緊擁抱。」它反映了我的心聲。我甘心做那麼一棵小草。在人群中，轉瞬而過，不會留下一絲痕跡。

今年我滿七十了。女兒執意要替我過生日。她說：「媽媽，七十歲是個大日子。現在，我們全家都打過疫苗了。我知道你不願去人多的地方，不想去餐廳聚。那咱們去租條船，遊湖吧！」她仔細查看了天氣預報，在 Lake Lewisville 訂了一條船，在我生日的前一週全家去遊湖，時間從十點半到下午兩點半。當天氣溫華氏七、八十度，不冷也不熱，女兒又細心地準備了我愛吃的各式小吃和零食。



天遂人願。那天風和日麗，氣溫怡人。在我看來，德州的防疫做得不錯。經過幾道關卡，終於登船離開碼頭。德州什麼都大，湖也不例外。偌大的一個 Lake Lewisville 看不到幾條船。遊湖居然還得用地圖。

看到光斑閃爍，浩渺無邊的湖面，恍然回到久違的遊輪。不時可以看到一隻隻飛快掠過湖面不知名的鳥兒，大小魚兒撲哧撲哧的躍出水面，引得外孫聲聲歡呼雀躍。「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詩句油然浮現在腦海。

老公手攢釣竿，老眼昏花地一直在垂釣。最終雖然一無所獲，但也總算過了一把乾癮。小孫子一邊聽音樂，一邊在耳邊呱躁，不停地問這問那。女兒、女婿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家常。每當週遭有別的快艇、沖浪船經過時激起波濤，我們的船隨之上下顛簸，引起一陣陣的驚叫與騷動…看著可親的家人，望著動人的湖景，和諧、美好，感恩…充滿了我的心。感謝天主，此生足矣！我以為，我的七十歲慶生就這樣過去了。

此後的幾天，外孫不斷提及晚上和爸爸研究放飛火箭的事。因為他從小

對一切有輪子的東西頗有興趣，我早習以為常，並不在意。星期五晚上，女兒告訴我，他們的火箭準備明天去公園升空。我說：「可否讓我也去觀看？」女兒說：「當然，明天我來接你和爸爸。」

第二天一大早，電話鈴聲大作，女兒一家齊聲地祝我生日快樂。噢，今天是我七十整歲的日子。上午九點，他們如約而至。女兒告訴我，已和消防隊打過招呼，也準備了兩桶水以防不測。上了車，車一直向南開。女兒說要去 Plano 的一個公園空地放。我暗自嘀咕：「小題大作，開那麼遠，有那個必要嗎？」當然，心裡想著，嘴上是不會說的，生怕掃了外孫的興。

半小時後，車終於停在不知什麼地方的停車場。剛邁出車門，一對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夫婦朝我走來，手裡還拎著不少東西。我的眼神不濟，直到他們開腔，才發現原來是新泰、嘉玲夫婦。我詫異不已。「你們怎麼也來這裡？」他們並不作答，只是給我一個擁抱，並沒講明原因。

這時，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一夥人，圍上來都對我說：「美英姐，生日快樂！」每個人都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雅嫻妹妹甚至還在我臉上啄了一下。定睛一看，全是週三查經班的朋友。到的可齊了，只差遠在台灣伺候母親的雅婷。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保密工作作得密不透風。這時我才明白女兒和週三查經班的兄弟姐妹串通好了要給我慶生，我正在抱怨女兒，不該驚動那麼多的叔叔、阿姨。這時夢漣送上一朵嬌豔欲滴的玫瑰花，還散發出陣陣的花香！

在公園的涼亭裡的野餐桌邊，快手快腳的雅嫻，已麻利地鋪上桌布，指揮眾人擺上他們精心為我慶生所帶來的美食，放的滿滿的一大桌子。看看菜色內容：有珊珊親手滷的豬腳、牛肉、牛筋和滷味，文貞特地預先剝好殼去掉沙腸的茄汁大蝦，朱文樸特拿手的雞絲涼麵，雅嫻妹妹特地準備的涼拌菜和滷花生，還有靜玲帶來自家準備的焗烤雞腿跟爽口的沙拉，嘉玲那有名的酥炸里脊肉片和涼拌干絲，夢漣也帶來切好的精緻各式水果。

剛剛擺桌停當，攝影專家念祖，胸有成竹地組織大家拍照，劈哩咔嚓按動快門，永恆地錄下這美好的一刻。班長新泰兄簡短的祈禱和祝福後就開席。週三查經班一向注重環保，文貞和一眾姐妹細心地為大家帶來紙盤、紙巾和一應用品。於是爭先恐後，大快朵頤的時候到了，每個人將各家精心準備的食物裝滿餐盤後，心滿意足地，三三兩兩地追尋陽光照耀的地方，「風餐」起來。那天，風真大，天真冷。公園無人打擾，足夠空曠。幾只拴在涼亭柱上的生日氣球，拼命在空中搖曳，好像在替這群為自己「小兄弟」慶生，不畏嚴寒的好兄弟姊妹們打氣、加油。



一層厚厚的各式水果，煞是博人眼球。眾人紛紛咋咋稱讚，紛紛盤算自己的生日，要求以後同等待遇。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放心，能！週三查經班的朋友不是蓋的，個個老當益壯，我切了第一刀後，就交由小朱負責，每人都從他的手中接過一塊大蛋糕，雖然剛剛才吃完正餐，但對著眼前令人食指大動的蛋糕，繼續大口吃著自是不在話下。那模樣真正應了英語中的那句話：Piece of Cake，簡單！



口裡唱著〈生日快樂〉、〈祝你壽比南山高〉兩首歌，眼中看著友人、家人，心中想著自己七十年的經歷，不禁眼眶潮濕。感謝、感恩…充滿了我整個人。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我們這群週三查經班的伙伴們的熱情和愛，讓我在七十歲的慶生中深刻地感受到：「天主是愛，朋友是情」。我願聖神永遠光照我們，願天主天天與我們同在，願週三查經班在查經論道的路上，繼續互相扶助，向著永恒的生命同行，願大家健康、平安！阿肋路亞！

後記：那天火箭發射失敗，原因是動能不足。經過老公的指點，外孫父子改進後，於昨日發射成功，有錄相為證。

This Is My Grandma!

by Justina Schlund

When I was 10, my grandmother came to live in the bedroom next to mine. She smelled like a lot of Chinese grandmothers did, slightly medicinal like that tiny green bottle of herbal potion that Chinese people think cures everything.

She was not the kind of grandmother you see in American movies -- none of the affectionate hugs, or bread-baking, or handing out sweets and goodies. She was the type of grandmother who would fall asleep at a dinner table if the conversation bored her. And the kind who shoved free bread from restaurants into her purse then very satisfyingly said, "Free!"

She was often stoic and quiet, except when reprimanding her adult children for trying to mother her. But sometimes, especially around her grandchildren, she would break out into the widest happiest grin.

To many people, she probably seemed like someone to overlook, someone who wasn't too important to the conversation, someone weak and frail. And if you thought this about my grandmother, you would have grossly underestimated her strength.

A few years ago, I sat my grandmother down and asked her to tell me her life story. And although my mother just shared some of this with you, I'm going to retell it the way I heard it with my favorite parts, and in the hopes that my children will one day tell **their**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e kind of person she was, which has helped make us all the kind of people we get to be.

這就是我的外婆！

王亭樂

10歲那年，外婆來與我們同住，她與我的臥室只有一牆之隔。她身上有一種像很多華人老奶奶一樣的氣味，就是那種中國人認為是萬靈丹的小瓶綠色藥水的氣味。



她不是那種你在美國電影上看到的老奶奶——沒有熱情的擁抱或烤麵包，也不會給你糖果餅乾。她是那種在餐桌上只要覺得話題無趣就會睡著的外婆；那種會把餐廳提供的免費麵包塞進包包，然後非常滿意地說：「不用錢！」的外婆。她平常安靜內斂，除了在罵她的成年兒女不要把她當小孩般照顧時。但偶爾，尤其是當孫輩圍繞身邊時，她會開懷大笑得合不攏嘴。

為很多人而言，她可能只是位微不足道，言談乏味，衰老孱弱的婦人。如果你認為這就是我的外婆，那你真的太小看她了。

幾年前，我曾與外婆促膝長談，請她告訴我她的生命故事。雖然我媽媽剛才已經

Born in Mauritius, Africa to Chinese merchants who'd set up shop in the small island nation, she told me of the happiness in the first few years of her life. She loved playing with the family next door, who took her in and taught her French. When her father got tuberculosis, the neighbors offered to adopt her but her mother refused. Instead, she traveled back to Guangdong, China, where her father died shortly after.

She began school at around age 8, loved to learn and wanted to be an elementary teacher. But after her brother shipped out to fight in World War II, her mother withdrew her from middle school to help out with the family. At 21, an aunt invited her to travel to Taiwan. The boat ride was free, which was enough to convince her mother.

There, she discovered banana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er life. Excited by the delicious new fruit, she gobbled several at a time for dinners, not knowing to peel them first.

Sometime during her visit,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began in China, launching decades of cold war and political strife, severing her from her entire family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Now a refugee alone in Taiwan, my grandmother found work as a clerk in a bus station in the port city of Kaohsiung. Her manager was seven years her elder, and had social capital as third-generation Taiwanese.

They fell in love, and when he was transferred to his hometown of Keelung, she went with him and they were married about six months later. After the wedding, she moved into his mother's home, a four-room structure with holes in between all of the rooms to share the light from a single bulb. Along with a tailor who rented one of the rooms, the space housed her husband's two younger brothers and their

與大家分享了一些，但我還是要再講述一次我所聽到的，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希望將來有一天，我的孩子們會告訴他們的孩子，關於太婆的生命故事，這些都幫助我們，成為我們所成為的人。

外婆的故事從她快樂的童年開始。她生於非洲的法屬模里西斯，她的父親在這小島國上經營一家商店。她喜歡與鄰居玩耍，他們會邀請她進家，教她說法語。後來她父親得了肺結核，鄰居家庭想要收養她，但被她的母親婉拒。他們舉家搬回廣東故鄉後不久，她的父親過世。

她八歲入學，喜歡讀書，立志將來要當小學教師。她中學時，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她的哥哥被徵召從軍，她的母親讓她休學回家幫忙。21 歲時，有位姑姑邀她同去台灣旅遊。因為不需要付船資，她的母親欣然同意。

在那裏，她第一次見到香蕉。被這種美味的新奇水果吸引，她連吃了幾根當晚餐，但不曉得需要先剝皮。

她在台灣旅遊時，大陸爆發共產黨革命。接下來幾十年的冷戰與政治對立，讓她餘生都沒再見過家人。隻身流落台灣，外婆在高雄的一個公車站找到一份小職員的工作。她的經理比她年長七歲，是一位佔有本土優勢的第三代台灣人。

他們譜出戀曲，因此當他調職返回基隆家鄉時，她也隨行，六個月後，他們結成連理。婚後，她住進婆家。這個屋子有四個房間，房間的隔牆上都有一個洞口，以

wives and children -- 17 people in total. Because she wasn't Taiwanese or skilled at housework, my grandmother was often berated and physically beaten by her new family.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cooking all of the meals, which meant gathering and cutting the firewood, going to market, and making the fire on the stove. She told me all the men would eat first, and there was never any meat leftover for her.

When her husband got lung cancer, the army hospital in town wouldn't take him in, saying they were out of room. My five-foot tall grandmother, who was about the age I am now, walked around pointing out rooms that she spotted with empty beds.

My mother remembers her screaming; my grandmother says she demanded to talk to supervisors, threatened to sue, tried to leverage her husband's high ranking position with the city's bus service. In the end, the hospital agreed to take him, and there she stayed with him for a month until he died.

Widowed with five children, my grandmother tried unsuccessfully to find a job. Finally, she went directly to the mayor's office and refused to leave. With the same gumption she had in the hospital, she told them her husband was a city official, that she didn't have any money, that her kids needed to eat and go to school, and that she would not go until they gave her a job.

They gave her the night shifts selling bus tickets, and later, some clerical work in the office. With her salary, she eventually moved her family into their own home. She insisted on all of her children finishing school, and later college - fulfilling a dream she never got to achieve herself. When my mother wanted to come to America to chase a boy and get a

便兩間共用一支燈泡。除了一個房間租給一位裁縫外，屋內還住有兩位小叔的家庭——在這屋頂下，大大小小共有 17 人。因為外婆不是台灣本地人，又不擅長家務，在這新家庭中，她常受到斥責，甚至被打。

每天她要負責準備全家三餐，也就是說從撿柴、劈柴，去市場買菜，到起爐灶做飯都要一手包辦。她說，開飯時，都是男人先吃，等輪到她時，殘羹剩肴中從來都找不到一塊肉。

當她的先生得了肺癌時，城裡的軍醫院以沒有病床為由，不肯收容他。身高只有五呎，與我現在的年紀相仿的外婆，巡走院內，指出每一張空著的床位。我媽媽說，她還記得外婆嘶吼；外婆要求見她們的主管，並以外公在市政府內的位階要脅，要控訴醫院的辦事。最後，醫院讓步，同意收容他。外婆就在那裏陪著外公一個多月，直到他過世。

外婆成了需要扶養五個孩子的遺孀，想要找份工作養家，卻四處碰壁。最後她直接到市長的辦公室求助，並且堅持不肯離去。用她在醫院中找病床時的同樣毅力，她告訴市府人員，她先生過世前也是市府的員工，現在她沒有錢扶養孩子及供他們上學，除非他們給她一份工作，她絕不離開。

最後，他們給她一份賣公車票的夜班工作，後來她得以換到辦公室當職員。雖然她的薪資微薄，但她終能讓全家搬到自己的住屋。她堅持要讓每個孩子都完成學業並進入大學，完成她自己沒有機會達到的

degree, my grandmother pulled from her own meager savings and shoved it into my mom's belongings, nonchalantly telling her it was money my mom has earned from her post office job.

Many years later, my grandmother would also immigrate to America, becoming a fixture in my childhood. In our shared bathroom, I'd be annoyed to find out she would sometimes use my toothbrush because when you've escaped the Communists and shared a single lightbulb with 17 people, you can't be bothered by figuring out toothbrush assignments. That was just the type of grandmother she was.

But unlike any grandmother I knew, I would watch her study English for hours every day, with her reading glasses, a yellow pencil, an English workbook and her most prized possession – the " 金字典 " (The Golden Dictionary). Once, I gave her a child's book of nursery rhymes and she spent hours looking up every word in her dictionary, and writing them into the book in her neat handwriting. Often, when we were out she would grab my arm, and ask what an English word meant, then stop whatever we were doing to find a pencil and her notebook to write it down. She'd also do this to complete strangers.

And after a little while, she got pretty confident with her English - and with no sense of embarrassment, she'd beckon waiters at American restaurants and demand "hot water." And when they inevitably brought back lukewarm water, she'd point to the cup and say clearly "NOT hot." And then, she'd probably steal all of the free saltine packages off the table. This is why she called America "paradise."

夢想。當我媽媽追著一個男生，要到美國去攻讀學位時，外婆將她的一點積蓄傾囊給了媽媽，並且輕描淡寫地說，這是我媽以前在郵局工作賺的錢。

多年之後，外婆也移民到美國，成為我童年記憶的一部分。我們共用一間浴室，我很氣惱地發現有時她會用我的牙刷。我想，如果你逃離了共產黨，與 17 個人共用一個燈泡，你大概也懶得去搞清楚這支牙刷是誰的吧。她就是這樣的外婆。



但是她有一個與我所知道的老奶奶們都不一樣的特點：她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讀英文。一副老花眼鏡，一枝黃色的鉛筆，一本英語作業簿，以及她最珍惜的寶貝——「金字典」，這就是她的世界。有次，我給她一本兒歌的童書，她就花了幾個鐘頭，查字典研究書中的每一個單字，然後用她整齊的字跡在書上寫筆記。常常我們外出時，她會拉著我的手臂，問我某個英文單字的意思；然後不管我們正在做什麼，她都會停下來找鉛筆和筆記本，將我告訴她的寫下來。她也會對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做同樣的事。

Years later, when I had children, my grandmother did strangely sort of become the type of great grandmother you see in American movies - she gave them hugs and played Blackjack with Cole. And she didn't bake but she cooked them pots of Loo Dang, and instead of



sweets and goodies she showered them with the Chinese grandma specialty : cold, hard cash.

And so, this is the type of grandmother I'll remember : A lifelong student who loved to learn. A mother and wife who would stand up to any authority who stood in the way of their well-being. A survivor who would persist through war, poverty, illness, loss of loved ones, and a pandemic, and who would even persist more than a year past when the doctors said we should say our last good-byes.

And I'll remember her as my grandmother, who built a life so that her daughter could go to America, so that my education was never a question, so that my children's lives were filled with hugs and laughter and all of the bananas that they could ever want.

過了一陣子後，她對自己的英語能力頗具信心。到美國餐館用餐時，她會毫不羞赧地招來服務員，要一杯“hot water”（熱開水）。但他們總是只會拿一杯稍微溫熱的開水回來，這時，她會指著杯子，清楚地說：“NOT hot”（不熱）。然後她也許會把桌上所有免費的蘇打小餅乾都偷偷塞進皮包。這是為何她說美國是「天堂」。

過了很多年，當我自己也有了孩子後，外婆很奇妙的轉型成了美國電影中的曾祖母——她會擁抱他們，陪奕宸玩撲克牌。她不會烤麵包但會為他們煮一大鍋滷蛋。她不會給糖果、餅乾，但會毫不吝惜地施展華人老奶奶的專長：白花花的現鈔。

總之，這將是長存在我心中的外婆典範：一個孜孜不倦，終身學習的學生。一位母親與妻子，她敢於挺身對抗任何阻擋她的家人福利的官僚。一位生命的勇者，她沒有被戰爭、貧窮、疾病、生離死別、與疫情打敗；在醫生告訴我們需要跟她做最後道別後，她仍堅挺了一年多。

我會永遠懷念她，一位影響我一生的外婆：她開創的生命道路，使她的女兒能到美國求學，使我的教育從來也不成問題，使我的孩子們的生命中充滿了擁抱與歡笑，還能盡情地吃他們喜歡的香蕉。



愛的禮物

王雅嫻

2019 年某一天兒子循例隔上一兩週總是會打個電話來問候，聊了些家常後兒子問：「媽，你結婚之後多久才生我的？」「我那時候剛來美國還不到兩年就懷孕了，一方面高興，一方面又有點害怕。」「為什麼會害怕？」「你爸爸那時還在修學位，我尚在讀語言學校，我們只住一房一廳的公寓…。」；回憶五年前兒子挑了我和他爸爸結婚週年同一天舉行婚禮，這五年兩人遊過想要孩子，我追問，看到群組升級當了婆、當慕，但一想到現氣，種族歧視，問題等，沒有下是件好事，所以都沒問，也許時已也覺得有延頭，想要看看愛在電話上我很孩子是天主賜禮物，若是準一代，你們得自掛了電話之後語，千萬別捲入兒子媳婦的家庭生活，所以連提都沒再提過，但卻虔誠的天天為他們祈禱。



山玩水從沒提也很識相，不敢媽媽們一個個了奶奶，有些羨今世代社會風能源危機，環保一代也未嘗不閉上嘴巴連問問到了他們自續下一代的念情結晶的心理，自然地告訴他，給你們的「愛的備好了撫育下己去求「恩賜」。我謹記「少言

2020 年母親節前，兒子打個簡訊要和我們視頻，持續了一年的疫情天天關在家裡，既不能出門旅行，更不能有家庭聚會，還好現在網路方便，每週三用 zoom 讀經分享，每天用 LINE group 和好友唸玫瑰經，主日上教堂望彌撒領聖體，少了聚會卻多了很多時間，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兒子既然要視頻，肯定是來不及買母親節禮物，所以秀才人情打個電話意思意思。兒子記得打電話，做娘的就要偷笑了，這種方式送禮，受者實惠。現在到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每個月都在捐東西，禮物實在是沒有必要了，听老公教完球才一進門，兒子視訊也適時進來，「媽媽，妳 ready

當奶奶了嗎？」兒子媳婦燦爛的笑容在視訊的另一端也深深的影響了我。天主俯聽了我的祈禱！感謝讚美祂恩許了我的懇禱，這是最美麗的母親節禮物，更是天主賜下寬仁慈悲的「愛的禮物」！

2021 年三月二十六日小 Ruby 平安順利誕生在 Milwaukee Froedtert Hospital，重 7 磅 15 盎司，母女均安，只比預產期早了 5 天，我就這麼輕而易舉當了奶奶，兒子媳婦連「坐月子」是什麼都不知道，那我更無需自找麻煩了。一直熬到五月十二日我們才一家人飛到 Milwaukee 兒子家，真實的看到這份來自天主「愛的禮物」。在這之前每天視頻看照片，只覺得小丫頭很可愛，等到自己親手抱了她，仔細端詳之後，心中那份莫名的感動實在是難以形容！她小小的身體，血液裡有我四分之一的遺傳基因，Ruby 遺傳到媳婦的雙眼皮大眼睛，也遺傳到兒子嬰兒期肚子餓時宏亮的哭聲。



我在那裡待了 25 天，因為 Ruby 是母乳餵食，所以白天我盡量讓媳婦休息而由我照顧孫女。每次抱在手上時，三十幾年前的回憶就歷歷浮現眼前，我不斷想起自己來美定居結婚生子的種種，更想起那辛苦把我帶大，嘔寒問暖的老母親。這一年的疫情讓我沒法回台灣陪伴照顧她；媽媽的聽力、記憶力越來越差，加上憂鬱症、躁鬱症和老年失智這些病痛不斷侵襲著她的身體。有一天我也會走上這條路，當體力漸漸消逝，生命走到盡頭，新一代會替代我們，這就是生命的延續。兒子自己當了爹，也幾次三番提到當年我和他爸爸辛苦的把他帶大，感恩之情溢於言表。過去幾年因為語言的關係，我和媳婦沒有太多的互動，只在過年和她生日時送些卡片以示祝賀，但這一次我們有很好的溝通，讓我更瞭解她真實的內在。我們婆媳之間有了很好的默契和尊敬，這些都是在孫女兒出生之後，我額外收到的親情。感謝讚美天主有祂的扶持與帶領，我們一家人都能夠在平安健康中成長，履行自己的生命意義與職責。這一份來自天主愛的禮物是這一年封閉隔離在疫情中對我最大的安慰和鼓勵！

全家福

黃發芳

老公於今年四月中，正式從職場上退了下來，每天所思所望都是去哪裡玩。眼見老公生日轉眼即到，於是，兒子就計劃著要帶他老爸出去玩。兒子常年在外，我們一直以為他像飛出去的老鷹，平常也不太問候我們，時常讓我們有種娶了媳婦忘了娘的感覺。沒想到，他的心思是細膩的。他默默地安排時，就先問了女兒，女兒沒懂兒子的用意，就跑來跟我們抱怨說：哥哥問她要不要跟他們去玩？她覺得她一個人跟他們夫妻去玩，很奇怪。但我和老公一聽就懂了。原來兒子想安排大伙一塊出遊，但又鑑於這個妹妹的挑剔，所以先徵詢她的意見。在我們為兒子解說後，女兒還是不信，但她去查了資料後，覺得不錯，就答應了要去。兒子這才上網買了全家去的票。

當天我們一家五口起了個大早，趕到教堂去望英文彌撒。彌撒後的聖母加冠都來不及參加，就匆匆忙忙由兒子開車趕赴 Scarborough Renaissance Festival 會場。

到了停車場，看到好多人精心打扮，幾乎所有的女人都頭戴花冠，有人也特意地裝上翅膀，和尖形的耳朵，衣著更是琳瑯滿目，讓人大開眼界。進到會場裡看到賣花冠的，就趕緊讓媳婦買個戴上，於是，她成了我們入鄉隨俗的代表。媳婦也是第一次到這種古英式的環境，所以顯得特別的興奮，她要求與當地的演員合照。他們非常的熱情，一吆喝來了一大票穿著中古英式服的人，把小小的媳婦圍在中間，她像是個被眾人寵愛的小孩。而後，我們看了段現學現賣的宮庭舞，就循著地圖找到填飽肚子的地方。餐後，大家各自去玩自己想嘗試的遊戲。媳婦排了騎小馬的隊，我一向好奇這弓是怎麼射出去的，就排了射箭。5 塊美金 10 發，大概才射了 5 發就手指痛得不行，找了女兒幫忙把剩下的都射了。一下兩點到了，這是大戲上場的時間，人們陸續的湧來。我們找了個樹蔭處等著，媳婦鑽到了圍牆邊跟一群兒童在一起張望。當皇后出現在競技場的觀看台上，就揭開競技的序幕。主審官騎著大白馬進場，接著介紹了今天的競技隊伍上場。大家好像是中世紀的觀眾一樣，又是歡呼，又是喝倒彩的，好不熱鬧。出人意料，最後出場的竟是一名女武士，有著獅吼的功力，大老遠就聽得到



她的叫囂，挑釁對方，她騎馬的英姿跟男武士有拚。我不知別人，但我的注意力全落在這名女武士身上了。一陣比試，女武士敗下陣來，從馬上被砍到了馬下。一陣廝殺，混亂中我竟被前面的高個擋了個正著。眾人驚叫，又大笑；我竟錯過了精彩鏡頭！大戲就在大家的談笑中散場。

在這偌大的會場中，明顯地東方面孔是少數族裔，這讓我們提高了警覺性，一家五口再也不單獨行動了。媳婦要去騎駱駝，全家圍觀。老爺要丟斧頭，全家上場。結果薑還是老的辣，小輩一個都

沒中。最後，老爺跟老闆打個商量，讓他拿斧頭照張像，老闆也很和氣就給了他一把斧頭，可他卻一直回頭看鏡頭，讓攝影師按不下錄影。好不容易他轉頭丟了斧頭，圍觀者都大叫了起來，又一陣大笑，因為他隨意亂扔，卻中了靶心！我們一路說笑，一路退出了斧頭區。這回來到了點心區，大家找了地方坐下吃甜點，來了一家三口的白人，戴著越南的草帽，很客氣的問了加入餐桌的許可，也和兒子話家常，吃完後也很有禮貌的離開。最後我們一致認為，這裡的人都很和氣，於是，放下了心防。他們的雜技團也很精彩，不但雜耍很了得，口才更是高明。恨只恨自己英文不夠好，沒能全部聽懂。看完了最後一場 **show**，也是時候告別這會場了，老公上了車感嘆的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以前我們怎麼都不知道？下次再來就知道要怎麼玩了，謝謝兒子的安排，他非常的滿意。

女兒上了駕駛座，一路開到餐廳，由於餐廳採先到先服務的方式，不給預約，開回 **Plano**，在餐廳外又等了將近 20 分鐘，到坐上桌已快七點。等上菜，桌上的 **chips** 都吃了兩回，女兒不斷地看著她的手機，忙的不得了。終於四大盤的菜及湯上桌了，我們決定把菜先吃了，湯待肚子有空再

說，沒想到湯卻出奇的鹹，於是就決定帶回家加水再煮了吃。餐廳送上了生日小糕，點上蠟燭，我們給老公唱了生日快樂歌，再讓他許個願，終於結了帳，可以回家了。

晚餐後，女兒不知在急什麼？她開車一路狂奔，開到一半，我們發現不是往回家的路開。我就恐嚇老公，「看樣子女兒要帶你去 nightclub 哦！」老公感嘆地說：「這是我這輩子過的最長的生日。」女兒一邊開車，一邊又看手機地圖的，嚇的一車人都不敢出聲，最後，她竟還抱怨轉錯彎開錯路。各位看



官，可以想像其餘一車人的表情嗎？就在女兒鑽出小路，老公就猜出來她是到 La Madeleine 拿蛋糕來著。那時已近 10 點，女兒迅速下車去拿但卻找不到入口，老公看了也著急下車幫忙，我們看他手上還拿著打包帶回家的湯，我們一臉狐疑，他為什麼還拿著那碗湯？他忙著幫女兒找入口，原來店已打烊，只能提貨。敢情是裡面的人看到門外有人晃悠，就開了門讓女兒進去拿到了她訂的蛋糕。

一行人經過了一整天的活動，終於可以回家了。兒子再也抵不住他的過敏，媳婦拿紙巾伺候著，老公上下車拿著湯，也晃出了汁，好在媳婦坐在中間，倆人的需求都可滿足。正在大家安心的踏上回家路上時，說時遲那時快，前面的車突然剎車，女兒急踩剎車，右手還來護著我，怕我飛出去。這時就聽到兒子大叫「保護湯」，接著坐在乘客座的我，就聽到有東西落在車裡的聲音，心想：完了，累了一天，回家還要清理車子。之後，我們都沒人敢說什麼，只想女兒好好的把我們平安帶回家。到家後，我第一件事是查湯在哪？老公說：「我一直拿著。」我就覺得奇怪了，那是什麼東西掉下來呢？媳婦說，她看到妹妹用手來擋我，坐在中間的她，嚇的怕自己飛出去，就把面紙盒給扔了，人就往後擠，兒子用雙手保護著她，但卻說「保護湯」，她沒湯，她感到極其困惑。媳婦一會兒驚恐，一會兒

疑惑的表情，逗得我們笑破了肚子。更好笑的是勤快的老公也表現出一臉迷惑，湯一直在他手上，為什麼叫「保護湯」（Protect the soup）？兒子解釋道：緊急剎車時，他立馬伸出雙手擋在媳婦面前，保護她，他腦子又跑太快，怕湯也飛出去，所以就叫 **protect the soup**。女兒一路專心開車，讓我們都能平安抵達家門，想著的是她的責任重大，一天忙下來，大家都累癱了，她還得打起精神，衝刺到最後給她爸，一個真正的生日蛋糕。我們趕在午夜之前，讓老公許願吹蠟燭時，看得出來他心中的欣慰與滿足。

自從兒子上大學之後，我們家常是聚少離多，一年有一個禮拜能團圓，都要感謝天主。而這次因著疫情，讓我們一家得以團聚超過八個月的時光。因著團聚，讓我們彼此更能認識自己及了解家人。愛，真的是一件很難說清楚的東西，但「用心」基本上就是在愛了，只是接受的人能不能體會而已。就像這湯的故事，一部車上的人，只因坐在不同的位置，而有了不同的反應。有人清楚明白，有人驚嚇，有人想的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更有人覺得莫名其妙，還有人完全抽離。但是因著分享的果實是喜樂是愉悅的，愛就在其中滋生了。

終於女兒感受到哥哥是愛她的，因為她發現哥哥娶了一個小時候的她，他們兄妹之間誤會了這麼多年，在這些日子的相處下，感謝天主，終於解開了。媳婦雖然不是我們想的，但我們就把她當小女兒來對待，滿足她的需求，雖然溝通上因著有限的言語，還是有問題，但是咱們不著急，時間總會讓我們看到真象的。感謝天主，給我們相處的時間，讓我們每個人在這個家庭中，都能活出自我，發揮所長，彼此扶持，互相幫助。全家團聚是讓我們學習彼此相愛——這原是天主的美意。家庭歡樂的氛圍，是我們學習的成果，我們以此光榮天主的聖名。阿們！



人生下半場的四旬期朝聖： 簡化、淨化與聖化

文/圖 張宏秀

人生下半場就是把社會、文化、家庭、對自己的期望、肯定與失望清空。淨身出戶，從此置成敗於度外，擁有屬於自己定義的人生，活出自己對生命所賦與的意義來。知道自己是誰，適合做什麼，喜歡做什麼，把自己擺在對的位置，歡喜做自己。以前是努力做別人喜歡的自己，以此來肯定自己的價值，而尋得一份安全感或自我價值感；但是，內心深處總有一股揮之不去的寂寞、莫名的失落、對自己的陌生、無名的憤怒、或是越活越彘扭。

對下半場的教友而言，四旬期是準備善終的最好機會，是個善終的暖身。善終的學費是：走一條成全（「你們要像天父一樣成全」（瑪 5:48））及煉淨（教會靈修傳統的煉明合三階段）的路。四旬期幫助我們學習放下、寬恕與不依戀！雖然天國的門是如駱駝穿過針孔般的窄（參閱路 18:25），更是要用猛力爭取的（參閱瑪 11:12）；但是為人不可能的，「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谷 10:27）。我們盡力後，也全心依恃基督的仁慈與恩寵（參閱希 4:16）；所以，我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在獲得什麼，而是讓天主藉著我們的努力不棄，施展祂的大能，讓基督從黑暗勢力中，為天主奪得我們的靈魂！

人生下半場過四旬期的焦點是：

簡化：「斷捨離」的簡化、守「身心齋」的淨化、活出真我「愛主愛人」的聖化！

「斷捨離」常指不再積存不需要的東西，而將其捐贈或丟棄；但若沒有意志上的「斷」（決定放下），心理上的「捨」（接受失去），怎會有行動上的「離」（願意告別）？對擁有的物品難捨，是因為依戀過去或安全感的因素，而讓我們失去心靈自由？我們究竟是擁有物品，還是被物品所擁有了？誰是主人？我擁有的那些物品，對生活及生命的影響是什麼？我擁有的東西越少，我花在它們身上的時間與精力就越少。當心靈不再充滿了我所擁有的東西，或是想擁有更多的東西，我的心靈才有能讓天主坐下來

喝杯茶的空間。如果我付出割捨的痛，也是一個小小的死亡，將會換得心靈的自由與更新——除舊更新！講白了，四旬期就是準備車庫大拍賣的時候，所以在復活節前後，常是社區的車庫大拍賣活動的高峯！

當下半場的人完成了工作及家庭的責任，不再有朝九晚五的日子，生活變得輕鬆自由；但也可能因為沒有外在約束，又缺乏內在紀律，而失去平衡，造成今朝醉及自我中心的心靈退化狀態。這絕對不利善終！如果要改變心靈狀態，可以從改變環境開始。心理學發現：環境就是心靈狀態的外顯，環境也影響到我們的心靈狀態；多數的人都不喜歡生活在影響情緒的雜亂的環境中，外在環境的整潔，也反映了內在的紀律。心靈的簡化、淨化，從環境的簡化開始，簡化與淨化讓心靈變得單純。耶穌曾經提醒我們：「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入天國。」（瑪 18:3）



其實，「斷捨離」的簡化帶動環境的簡化，為下半場的人是實際考量。下半場的人需要在日漸有限的時間、精力及注意力中，把握生命的重點，活出充實有意義的下半場；避免為那些與靈魂得救及永生無關的事，疲於奔命或浪費生命！如此才能：「縱使我們外在的人日漸損壞，但我們內在的人卻日日更新。」（格後 4:16）所以環境的簡化，帶動生活的簡化；生活的簡化，帶動心靈的簡化與成長。這正是人生下半場的方向。心靈簡化了，就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不可見的屬靈事上，而不會把心力全放在掌控可見的物質上。這就是靈性及靈修成長、或準備善終的開始！

淨化：心靈簡化開啟了心靈淨化，包含情緒的淨化，關係的淨化，動機的淨化，身體的淨化。

心靈淨化包含了情緒的淨化，負面情緒的轉化；關係的淨化，健康關係界線的建立；動機的淨化，符合愛的意圖及思維。心靈淨化也包含了身體的淨化，飲食上的節制。因各種方式的禁食與排毒讓身體更淨化，而讓心

靈更清明有力。這是教會靈修與傳統中有禁食祈禱的原因。當身體清空休息、不再有負擔，心靈能夠更清楚的聆聽主。所以守齋，是守身心齋，雙重的向度，身心互惠缺一不可，才能建立與天主的親密關係及協助靈性的成長。

為了達到四旬期心的淨化，在和好聖事前，教友關注十誡及七罪宗，把大罪、小罪清單查核一遍，以對號入座，從和好聖事中得罪赦而有平安；但在此過程中，似乎只忙著注意行為及後果，而忽略了和天主的關係。我們與天主的關係，難道不是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嗎？我的罪如何影響我與天主的關係？我需要重新覺察！因為天主看的是心（愛與關係），不只是外表的行為或成果；只有通過與天主關係的覺醒與淨化，才可能不斷地歸依天主，基督生命在我內茁壯。我們常常重覆告解同類的罪。我自己都嫌煩了，難道天主不嫌煩嗎？其實所有的罪裡，都有需要療癒的受傷經驗或創傷。人類共有的創傷就是原罪，原罪也是萬罪根源，基督的救恩療癒原罪。被重複告解的罪，提醒我們去療癒隱藏於罪中的創傷，這是個常被教友忽略的向度。魔鬼不斷利用我們的傷口的軟弱來誘惑、攻擊我們。所以和好聖事提供的，不只是天主慈悲的寬恕，更是醫治創傷的恩寵。依靠祂，我們能夠更有力量的面對軟弱與有限！



聖化：聖化的效果就是成為愛，使人對天主更誠實及信任，對人更溫和良善，更珍惜受造物。

聖化（Holy）使我們活出天主所造的完整的我（Whole），我也以此光榮天主。活出完整的自己，是在聖化恩寵的協助下，通過人的覺察及領悟，讓身心靈從療癒、平衡，到整合的歷程。

四旬期的生命朝聖之旅是在基督內（祂是道路）走向天主。聖化（尚似基督）是整個四旬期的目的。四旬期是協同被聖神帶領的基督，進入曠野

40 天的聖化，所以，四旬期是聖化的歷程與工具。四旬期的守齋是為聖化守、為天主守！

但是，天主要什麼呢？天主「喜歡仁愛勝過祭獻」（瑪 12:7）；為此，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犧牲與素祭，已非祢所要…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祢所喜，於是我說：看，我已來到，為承行祢的旨意。」（希 10:5~7）

那麼我是不是應該給我所愛的天主，祂真想要的？多多分辨並執行祂的旨意，犧牲自己的意見與喜好。身心齋鍛鍊意志，使我們有內在自由承行主旨。「爾旨承行」是守齋的果實。天主的本質是愛、是創造、成就與給予。因此天主決不是嚴厲、監督、不尊重、剝奪、懲罰、愛定罪、讓你覺得自己不夠好、有罪惡感。



聖化，就是成為愛。先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因為天主是一切的來源，供應我們身心靈所需。我們以有限的人性去愛無限的天主，才能超越並轉化有限、活出真我、達到生命高峰的圓滿境界。藉由經驗天主的愛，才能夠向天主去學習如何正確的愛自己；當知道如何愛自己，我們才有能力去愛人如己。聖化使人用天主的愛，代替祂去愛自己、愛人、愛天主所造的萬物！

生命是朝聖的旅程！朝聖就是不斷地歸依！天主是朝聖的終點！四旬期的朝聖是：讓心靈因生活簡化而單純，讓身心因守齋與和好聖事而淨化，讓與基督的對話及愛德行動而落實聖化！當下的疫情，惶恐不安籠罩著社會，就如兩千年前，耶穌死亡帶給門徒的不安與害怕。四旬期的功課，是讓我們不斷回到基督的苦難死亡，轉化生命中依戀、執著，所帶來的害怕、惶恐。身心靈的簡化、淨化，將會幫助我們虔敬、單純的依靠耶穌，如同門徒們一樣，獲得來自聖神的平安與自由。

2021 四旬期避靜： 下半場的七線生機——光明與重生

(張宏秀博士主講)

文/ 劉珊珊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孔夫子教導我們在生命不同階段的理想狀態。四十歲到五十歲是人生下半場的暖身階段，在中年危機之際，能夠不惑的覺醒，將危機化為轉機，才能為下半場的人生打好基礎。五十歲是下半場的開始，到七十歲之間是所謂的黃金中年，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保持身心靈的健康，以及規劃並進入退休生涯。

當我們生命走過半場，面對即將老去的身體，以及老年的各項問題時，如何讓自己維持著自然、自如、自由、自在、自得的心靈狀態，即使當生命漸近最終的時刻，依然能夠平安喜樂的活出真我，優雅的退場，這是每個人都必需準備並且學習的課程。在 2021 年四旬期避靜「下半場的七線生機：光明與重生」中，宏秀老師透過耶穌的臨終七言，帶領我們回顧上半場的生命經驗，在祈禱中與耶穌相遇，並領受天主聖神的醫治。特別是在這四旬期中，準備與基督一起重生，讓復活的光明能量補充我們的靈性，為善終做好準備。

一、寬恕：「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 34)

寬恕使我們擁有及享受美好的生命，也是醫治的泉源。過下半場時，必須要先做完上半場的寬恕功課。這樣才能成為慈祥、而非苦毒的人，準備好善終。如果我們無法接受或寬恕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而持續陷於受害者情結中，那就是活在未癒合的傷口中。所以，一切從寬恕開始。寬恕的功課包括：放下自己的自責內疚，寬恕他人的傷害，以及接受天主允許發生的生命事件。寬恕來自天主的愛，把我們從負面連結中釋放出來，在內心對傷害我的人說：「因為他不知道他做的是什麼」，受傷的感覺就會慢慢消失，才能體驗到內心的平安，及用新的觀點去看這個受傷的經驗，而更進一步為傷害我的人祈禱，讓他從無知的人成為有能力與人相處的人。

二、希望：「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路廿三 43)

無論上半場是成是敗，我們都要接受。或許在下半場，覺得兩手空空，

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能。在面對下半場的老化及死亡的恐懼時，感覺無力無助、沮喪失落。要記得耶穌在我們對死亡的恐懼中，說出「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祂要幫助我們把恐懼變為信心。因此，我們必須謙卑地祈求信心的恩寵。在死亡來臨前，求耶穌賜恩寵：讓我們接受上半場的一切，往前行，進入下半場，活出真我、活出生命的意義、活出塔冷通、活出愛，藉此與天主在一起，並為善終準備。選擇讓天主進入，與我們的空虛、失落、無助、沮喪同在，使我們內心充滿信任！相信基督必不離棄我，因為祂說，「我與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祂給我們希望，帶給我們光明。因為選擇基督，沮喪絕望將變為希望！

三、愛：「女人，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若十九 26-27）

在十字架下，耶穌把所愛的門徒（我）交給聖母，聖母把我放在她的心中。經過耶穌基督，我們成為天父的子女；經過耶穌基督，我們成為聖母的子女。從聖母聖心到耶穌聖心，是與聖心合一的捷徑。五十歲以後會面臨關係的失落與哀悼、處理關係裂縫的恐懼、以及面對未知的焦慮。這些無法避免之痛、或無法承受之苦，是在邀請我們學習成為自己，讓自己的身心靈合一；成為天主的子女，與人及受造物合一；成為愛，與天主合一。我們藉由十字架的恩寵與力量，去面對關係的困難，並整合在內心、在關係中、在生活中的各種對立與分裂，使情緒得到醫治、關係得到重建，天人得到合一。

四、信任：「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瑪廿七 46）

人生下半場經歷孤獨及恐懼的場景包括：失業/財、失婚、失親、失去健康、失去青春（老化）、失去理想及希望、失去生命等等。在黑暗經驗中與被捨棄的基督同在，信任祂對我們的不離不棄。因為祂了解我們的孤獨與恐懼，我們才能夠勇敢的對祂以抱怨、哭嚎與控訴來祈禱、訴說心曲，恐懼與孤獨因此而被轉化為信任與信心。

五、渴望：「我渴。」（若十九 28）

上半場的渴望，不同於下半場的渴望。我們怎麼處理上半場未滿足的渴望？處理來自文化社會家庭的期待？下半場的渴望又是什麼？退休的渴望是什麼？老年的渴望是什麼？善終的渴望是什麼？如何才能活出喜樂滿足的生命，自豪與平安，自由的做自己？生命中我們曾經或正在經驗「我

渴了，他們給我酸醋」，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愛，能夠轉化我們內心的憤怒、失望、恐懼、自暴自棄，即是那些酸醋，變成甜水，使我活出滿足。更深的一層是：我們需要探索尋找自己的心靈渴望！因為生命是天主給人的禮物，認識並活出自己的渴望熱愛，能幫助我們活出自己的生命，及天主對我生命的創造計劃。這就是知天命、活出真我、以及活出靈性我的自我實現！

六、療癒：「完成了。」(若十九 30)

如何讓我的生命（上半場 + 下半場）「完成了」？「完成了」是一個療癒的過程，幫助我們整合內在衝突，轉化創傷，平反原罪的影響，使生命得到釋放與完整。耶穌在十字架上以聖神澆灌心靈，聖神成了醫治的力量及轉變的泉源！寶血使天上與地下重新連結及合一。十字架上的寶血讓生命療癒更新！讓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愛、恩寵與力量流入我們的心靈，醫治心靈：使破碎變完整，使傾斜變平衡，分裂變整合，讓身心靈重新連結及更新。

七、交托：「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路廿三 46)

在回到天家之前會經過無數的痛苦考驗，就如經歷小的死亡，又會從中得到成長，就如一個小的復活新生。在下半場中，許多事不是可預防或預料的，因此無法用人的理智或智慧，去理解或處理，讓我們常常無法明白，甚至無法接受。在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常常感覺無能為力，如同經歷死亡，所以必須靠耶穌基督幫助我們交托！如同十字架上的耶穌，必須接納痛苦，才能交托，才不致卡在過程中。「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耶穌最後的這句話是祈禱。祂把死亡變成祈禱，把對死亡的恐懼變成信心。因此，死亡是祂祈禱的最高峰，祂在上主慈愛的懷抱裏，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給天父！祂完全的信賴及順服於天主在過去、現在及未來所做的一切！祈禱是一條改變我們的路，在祈禱中與耶穌相遇，領受祂的聖神，而得到交托的力量。我們的死亡如同耶穌的死亡，在聖神中忍受痛苦，在聖神中進入天主的懷抱，躺在天主溫柔的手裡，永遠被接著、抱著、愛著。把我們的死亡奉獻給天主，成為我們的祈禱。在跟天主相遇的時刻，我們跟耶穌一起說：「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的手中。」！

下半場生活的學習在於理財、養生、兼差、學習、興趣、休閒安排與當志工等等。心靈的學習重點則在心靈療癒成長、釐清界線及角色、重新

認識自己，進而活出生命意義、自我實現、塔冷通、真我。這是答覆召叫的階段，透過祈禱分辨、生活見證與服務，跟著祂走出舒適圈。七十歲到七十五歲是所謂的中老年的轉換期(Transition)。如果身心健康，七十五歲是進入老年的開始。要成為一位優雅的銀髮族，必須學習與老病的共處，更要為善終的靈修深耕：道歉、寬恕、道謝、道愛與祝福，學習放下執著與不捨的功課，學習去關懷與協助臨終的親友。

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敬、事奉我們的天主，因此而拯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追求他所以受造的目的。結論是：對於取用世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夠幫助多少，便取用多少；能夠妨礙多少，便放棄多少。 -- 神操(原則與基礎)

參考資料：古倫神父，《受難、愛與新生》(台北：南與北文化，2010)



迎接依納爵禧年

手 辰

今年農曆年後不久，跟一位耶穌會神父聊天時，他說依納爵禧年要開始了，問我能否幫忙研究在西班牙北部，以耶穌會二位會祖聖依納爵·羅耀拉與聖方濟·沙勿略的故鄉，Loyola 以及 Xavier 這二個小鎮為中心，用當年的古老傳教方式徒步朝聖。由他這麼一說，激起了我對依納爵禧年的興趣，就多做了一些了解，借用此刊物簡短與大家分享。

天主教耶穌會在 2021 年 5 月 20 日開啟「依納爵禧年」。這天是耶穌會創始人聖依納爵在西班牙 Pamplona 戰役受傷的 500 週年紀念，禧年慶祝期在 2022 年 7 月 31 日閉幕。2022 年 3 月 22 日將是它的中心，標示著聖依納爵和聖方濟·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聖女大德蘭、聖伊西多爾 (Isidore Labrador)，以及聖斐理伯·內利 (Philip Neri) 封聖 400 週年。

聖依納爵生於西班牙的羅耀拉。出身貴族的他，原本追逐功名，期待成為戰功顯赫的騎士，不料 1521 年在戰場上一顆砲彈擊倒了他，也粉碎了他的夢想。經過痛苦的手術，他在漫長的恢復期中間

讀了《基督傳》和聖人傳記。就這樣，天主初次向他招手了。天主聖神賦予依納爵靈感，決定跟隨基督的特別恩寵，到耶路撒冷朝聖，並奉獻生命忠實地追隨耶穌基督。為了踐行幫助人找到天主的志業，他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於 1540 年成立了耶穌會。為了讓我們加深對他這段朝聖之旅的了解，也能從它獲取果實，所以耶穌會自 2021 年依納爵的受傷皈依之日 500 周年起始，到 2022 年 7 月 31 日聖人瞻禮的這段期間稱為「依納爵禧年」。

聖依納爵留下的著作《神操》，幫助人在行動中默觀，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當聆聽上主召叫我們，允許祂因著依納爵的個人經驗而啟發，促使我們悔改。聖依納爵為每一個尋找天主的人，安排了悔改的靈性旅程，這為今日的我們也是真實的。在基督內得見嶄新的一切（To see all things new in Christ），藉這個禧年讓天主按照祂的旨意來轉化我們的生活和使命。

在「依納爵禧年」期間，是給我們一個更好的機會將耶穌會的靈修根源宣揚出來。依納爵靈修以許多不同的途徑滋養我們，加深和更新我們自己內在的自由和能量，也向我們敞開了嶄新和富饒的洞察。正如聖依納爵所言，願我們的朝聖道路成為我們在悔改之路的嚮導。願我們被鼓舞而敞開心懷，我們需要聖神給予我們對未知之事無畏的勇氣，從「依納爵禧年」所獲得的益處將提供我們所有的人去認識、愛慕、跟隨萬事萬物的主。



後記：為了讓朝聖者清楚知道當年聖依納爵聽到天主召喚，由西班牙家鄉出發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所走的路，耶穌會新近規劃了一條 Camino Ignaciano (依納爵之路，英文 Ignatian Way)，全長大約 570 公里，由 Loyola (羅耀拉) 走到巴塞隆納西北方的 Montserrat (蒙塞拉特修道院)，聖依納爵 1522 年在 Montserrat 停留了幾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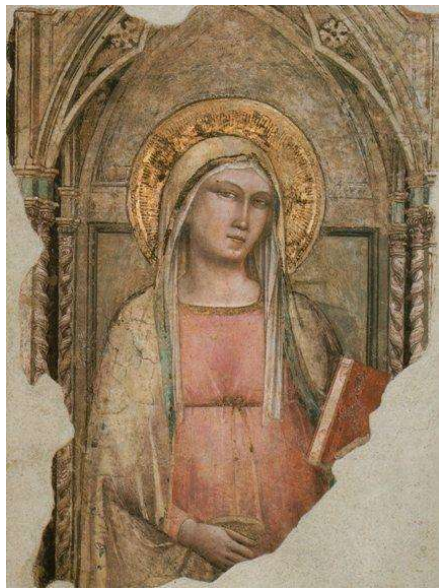
完成知名的著作：依納爵神操。今日在蒙塞拉特修道院的黑面聖母像，每天吸引全球大批朝聖客，2019 年九月我們一團台灣教友，由達拉斯聖心堂前任本堂程若石神父率領自行開車前往，還巧遇數位達拉斯教友。由於徒步 28 天 570 公里對許多人來說不易達成，耶穌會中華省神父考慮規劃只徒步 Loyola 與 Xavier 之間的 150 公里，後段部份以搭車方式進行。

聖母的腰帶

王念祖

在基督宗教藝術中，尤其是在文藝復興及其以後的時代，聖母瑪利亞可說是除了耶穌之外最重要的一個題材，諸如：聖母領報、聖母訪親、聖母安眠、聖母升天、聖母加冕、等等。然而，大腹便便的「懷孕聖母」畫像卻極少見，僅曾在公元 1320 年之後的一百多年時間內，在義大利的托斯卡尼地區興盛過。公元 1460 年之後，就再也沒有重要的懷孕聖母像傳世了。下面這兩幅著名的懷孕聖母畫像，大約都是公元 1355 至 1360 年間的作品。

左邊，納爾多·迪·喬內（Nardo di Cione）的畫讓我們看到《默示錄》中在天上出現「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榮冠，胎中懷了孕」的那位女人（默 12:1~2）。



右邊，塔迪奧·加迪（Taddeo Gaddi）的壁畫雖已受損，但仍能清楚的看到聖母坐在尊貴華麗的寶座上。按猶太傳統，在宮廷中母后坐在君王右邊的寶座，享有崇高的地位（參見列上 2:19）。因此，將基督君王的母親尊為天上的母后，自是理所當然之事。類似的寶座也出現在塔迪奧·加迪的其他聖母抱著聖子的畫像中。

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代畫像中的聖母常伴有一本書或卷軸，有時攤開的書卷上還有文字，其象徵的意義相當多元、豐富。限於本文主題的範圍，我們無法在此詳細討論，就姑且以最常見易懂的解釋來看：聖母手中的聖經象徵她腹內孕育的是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的聖言（參見若 1:14）。

現代人在看懷孕聖母畫像時，容易忽略一個特點：聖母上腹部繫著一條編織的繸帶，因為我們常看到的聖母像，甚至一般描述聖母顯現時的相貌，例如法蒂瑪或露德聖母，總是繫著腰帶。但塔迪奧·加迪在公元 1340-1345 年間畫的「聖母領報」（右圖），並沒有腰帶。事實上，在十二世紀以前的「聖母領報」畫像，都很少見此類繫著有繸頭的編織細腰帶。畫像中的瑪利亞，要在回答了天使：「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 1:38）之後，才繫上了腰帶。然而，早在公元第八世紀以前，就有一個廣泛流傳，並有文字記載的關於聖母腰帶的美麗傳說。



相傳當聖母的塵世旅途將盡時，散居各處傳揚福音的宗徒聞訊都兼程趕回聚在聖母的床榻邊，只有遠在印度傳教的多默宗徒未能到場。在宗徒們的注目下，聖母被天使迎接升天時，在半空中看到仍在路上疲憊奔馳的多默，擔心他又會「除非看見，我決不信」（參見若 20:25），就將腰間的繸帶取下，拋給了多默，以堅定他的信心。但這個傳說的細節有幾個不同的版本。本期《葡萄藤》封面採用的十四世紀 Maso di Banco 的畫作，在濃厚的東方聖像畫（icon）畫風中，描述了聖母腰帶故事的精髓。

無論不同版本的細節如何，但這故事總不離「多疑的多默」是唯一得到聖母升天具體證物的人。但故事並沒有就此打住。相傳多默過世前，將聖母的腰帶交給了耶路撒冷教會的一位司祭保管，世代相傳。十二世紀時，有位義大利人到聖城經商時，娶了一位東方教會神父的獨生女（東方教會

的司鐸不必獨身）。這位神父正是保管這條腰帶的後人。後來聖母的腰帶被這位商人帶回家鄉，並交給了托斯塔尼地區的普拉托大教堂（Prato Cathedral）保管至今。現在，這個聖髑每年五次（復活節、聖母升天、聖母誕辰、聖誕節及 5 月 1 日當地的宗教節慶）在普拉托大教堂公開展示，供信友瞻仰敬禮。有趣的是，東正教會（Eastern Orthodox）以及敘利亞正教會（Syriac Orthodox Church）也有類似的傳統，並各自宣稱擁有一條「聖母腰帶」的聖髑。



中世紀時，義大利的懷孕女人喜歡在腰腹上繫一條編織的縫帶，以祈求平安。後來演變成一種傳統，這種腰帶成為有兒女的已婚婦人的標記。除了這些世俗的象徵外，腰帶在基督信仰的傳統中，也具有象徵「貞潔」的重要意義。十三世紀的教會聖師，大神學家聖多瑪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年輕時，被他的貴族父兄設計，以妓女誘逼，想要讓他放棄聖召。在他奮力抗拒，驅趕了妓女之後，兩位天使為他繫上了一條貞潔腰帶，讓他有天主的保護，再也

不會受到情慾的誘惑。在西班牙薩拉曼卡（Salamanca）的道明會女修院，有一幅〈聖多瑪斯的貞潔〉畫像（見左圖），描述了這個故事。

當然，「多默腰帶」的傳說與東、西方三個教會的聖母腰帶聖髑的真實性如何，不是重點。重要的是，這條腰帶象徵聖母是連繫世人與救主耶穌之間的紐帶。它提醒世人：「那女人生了一個男孩子，他就是那要以鐵杖牧放萬民的」（默 12:5），「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瑪 1:23）這位始胎無玷的聖母，教會慈愛的母親，她深知我們也像「多疑的多默」一樣的固執、倔強、與軟弱，而常以她愛的記號來堅強我們的信心。

我讀《聖經中的哀怨傳統》

張宏秀

信仰與生活整合的時刻，常是在困境與哀怨中。我們在困境中找到祂的愛，在祈禱的哀怨中挖掘希望。哀怨本身是真正的祈禱，祈禱中的哀怨表達，是一個帶領人轉向讚美天主聖三的過程！

哀怨與人生

幾乎不分男女老少對人生都有哀怨，各自有不同的哀怨。他們也都有哀怨的理由（愛而不得，捨不掉放不下、歧視、生不逢辰、天災人禍、疾病、身體殘缺、少年失怙、中年喪偶、晚年喪子等）。這些哀怨全都與受苦有關。所以哀怨是與生命當下或過去的痛苦的經歷有關。但是哀與怨又是兩件事：有人哀而不怨，有人怨而不哀，有人又哀又怨。

在信仰中面對哀怨

對基督徒而言，信仰並沒有阻止我們去哀怨，反而在聖經中（包括聖詠、哀歌、約伯傳等）記錄了以色列子民哀怨的表達。按作者所說「哀怨傳統是以色列子民擁抱痛苦的具體表達」。可見哀怨有其價值與目的，不只是一個負能量而已。面對與表達哀怨，確實是信仰與生活整合的功課。

此外，因為不壓抑痛苦而哀怨，也讓人體驗到其他人的痛苦。特別是社會中弱小和邊緣人所經驗到的痛苦與哀怨，讓我們對最小弟兄姊妹的需要，能夠更感同身受。如作者所說，「哀怨者從自身的生活經驗走向社會正義，及對其他受苦者的責任」。這落實教會強調的天主的正義、社會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但沒有慈悲使正義與愛相隨，正義就成了殺人必定償命的理由！

在哀怨中與降生成人的天主相遇

當人接受真實的自我及生命經驗時，自然會在內心和天主相遇。作者以「人走向自己和天主其實是同一條路」來形容。人的內在整合，是與主親密的基礎。



和基督一起面對痛苦的時候自然是會哀怨。能表達哀怨，就是能分享自己，是和基督相遇的條件。能覺察與接納哀怨，我們才可能表達最真實的感受及痛苦。「表達」肯定了人與神的關係是親密與真實。我們會跟親密的朋友訴苦，所以跟祂訴苦，就如與朋友訴苦一般。雖說我們在哀怨中，有可能感受不到祂的臨在，但我們仍然以信任與基督對話交談。這表示在痛苦中，我們仍把祂當做最親密的朋友。

作者相信「沒有天主和我一起無法面對的困難」。當在痛苦及低潮中，若還能向祂表達哀怨，哀怨就有機會被復活的基督釋放，我們與祂同行走出低潮，走向生命的療癒、更新與轉化。

祈禱中的哀怨

信仰天主需要從關係的角度來理解，祈禱是基於天主與自己的關係，就是「祢和我」的關係。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和天主，我們才能夠真實地面對痛苦及生死，而非靠壓抑或轉移注意力來逃避。如果祈禱中沒有祢和我，祈禱就失去意義。祈禱不是淪於自說自話，有嘴無心的歌頌，就是跟主討論別人家的事，而把自己消失在與主的關係中。

因為信任祂理解我們的痛苦，祂願意聆聽、接受哀怨的禱聲。當我們直接面對痛苦的經驗，並願意和天主分享痛苦時，就會在祈禱中向祂表達哀怨。能在痛苦中表達哀怨，就增加了在失望中保存希望的力量。所以在痛苦中，對祂的救援仍懷著希望。

其實在哀怨中祈禱中，我們肯定了與主的關係是真實的。如果在祈禱中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這就是在祈禱中面對真實的天主的行動。在哀怨地向主訴說中，表達了自己的真誠，而不粉飾太平，也不唯唯諾諾，更不收買賄賂、交換條件。只是對自己的悲傷無助向主坦誠，並請祂速來救助。

面對受苦的經驗，不只讓我們逐漸地靠近真實的天主，也讓我們更能同理近人的痛苦，而能留意並照顧近人的需要，並為近人代禱。近人就是有需要的最小弟兄。誰能想到，祈禱中的哀怨，竟然成了幫助我們愛近人，並因而落實了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天主的助力！

《聖經中的哀怨傳統》

作者：戎利娜

出版：光啟文化，2019/12/01

ISBN：9789575469191



熬過了一年的居家防疫和數十載難遇的冰災，終於等來了疫苗接種和春暖花開。去年的四旬期在疫情新聞每沉愈下的焦慮中度過，今年的四旬期雖然疫情向好，其他的各種焦慮卻暗流湧動。

隨著春天的到來，查經班的幾位愛美的美女分享了一些怒放的鮮花照片，也引來無數對美的贊嘆。剛好前一天看到蔣勳老師一個主題名為「生命釋放之後，便產生了美」的 YouTube 講座視頻。講座中他提到小時候家裡和鄰居家之間種的是扶桑花作圍籬。艷紅的扶桑花雖然每個花季只有幾天的時間，但是這個花種卻延續了幾千年，靠的就是短暫的花季中每朵扶桑花釋放生命，怒放後得以散播花粉。他舉了另一個花季的例子，說的是某年台南的風鈴木盛開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引來無數路人止步拍照，甚至引起交通混亂。他就非常好奇為什麼那一年風鈴木花會那麼大尺度地釋放自己的生命。後來他諮詢了植物學家，才瞭解到那一年春天天氣特別乾旱，所以風鈴木為了延續自己的物種，就最大限度地釋放生命的能量，開出最多最美的花。蔣勳老師的主題是生命的釋放為我們帶來了美。因為扶桑花是我童年記憶裏的一部分，又因為和蔣勳老師是同鄉，這個講座的主題讓我回味不已。

接下來 3 月 21 日彌撒的福音是《若望福音》12:20~33。其中一段是：「耶穌開口向他們說『人子要受光榮的時辰到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性命的，必要喪失性命；在現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進入永生。』」麥粒犧牲自己的生命，為的是結出許許多多的子

粒來延續自己的種群，和扶桑花、風鈴木怒放生命是一樣的道理。延伸到耶穌三十三年的生命和他的死亡，又何嘗不是像麥粒、扶桑花和風鈴木一樣，不顧生命短暫，在逆境中受盡苦難，但是為了族群的延續，把生命能量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呢？對於麥粒、扶桑花和風鈴木，它們生命的釋放也許是出於成千上萬年物種生存的生命密碼。但是對於有自由意志的耶穌來說，是他自己選擇了為愛而以死亡的方式釋放生命。我們比麥粒、扶桑花和風鈴木世代幸運的是，我們的生命中帶著基督傳遞給我們的生命密碼——愛！

那一天 Sioux Falls 的 DeGrood 主教的講道核心是要以愛為動力去接受痛苦。完美如耶穌，他也是在所受的痛苦中學習服從（希 5:7~9）。這讓我想起數年前陪孩子們參加堅振避靜時，All Saints 的 Fr. Alfonse 的彌撒講道。他拿出一個十字苦像，指著十字架說：「這是犧牲」，又指著十字架上的耶穌說：「這是愛」，「沒有犧牲就沒有愛，沒有愛也不會有犧牲。」這不就是 DeGrood 主教說的以愛為動力去接受痛苦嗎？這不也是我們信仰的核心嗎？效法耶穌，用自己的生命去傳播愛，讓別人的生命更加美好，也讓愛的生命密碼傳遞到我們子孫後代的生命中。

幾天前看到一個名為〈我願化為海岸山脈〉的短片，講的是一些在台灣默默奉獻六十多年的白冷會神父們。有神父把弟弟給自己治療癌症的錢給學校蓋了籃球場。一位葛德神父在台服務五十多年，自己種菜，一個人服務七個堂區還加上蘭嶼。一位吳若石神父研究出腳底按摩，為窮人治病，並傳授給當地人，以助他們謀生。神父們生活簡樸，投身於幫助弱勢群體的教育和生活。吳神父平靜的一句話：「人生的意義在於減少別人的痛苦，增加別人的喜樂。」讓我動容。他們以愛為動力，克服了生活的不適、遠離家人的寂寞，把他鄉當故鄉，愛身邊所有的人，把基督愛的榜樣活出來了。

在此春暖花開復活節即將來臨的季節，冰災後依然怒放的鮮花再次提醒我們：我們都是耶穌愛的生命密碼的傳人，願我們也能以自己生命的釋放使這個世界更美、更充滿愛！



復活讚頌曲

李翠婷

時光荏苒，距我在 Dallas 耶穌聖心堂復活節領洗的那日，歲月已悄悄地流逝了十五個年頭。一開始受到台中善牧堂邀請為信仰做見證時，頗為愕然，畢竟我已算是個老教友，同堂多年大家早都認識我了吧！但最後我還是答應了，或許大家「知道」我，卻不一定真的「認識」我，而為基督信仰做見證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這見證還得從頭說起，兒時我並不懂那是關於生死和生命意義的大哉問，我只是隱隱地感到茫然、若有所失和孤單。我常不解「我是誰？」、「我為什麼活著？」、「將來我要到哪裡去？」；我不記得有和誰訂過契約或答應過要來到這個世上，沒有人問過我，我只是不明所以地「在這裡」而已。於是，我經常發呆，並不覺周圍的人和我有甚麼關係。

更具體的說，我常覺得心裡有個「洞」，這個冷冷的黑洞，就像不時有冷風吹過般空虛。它又像一個破了洞的桶子，無論往裡頭裝甚麼，最後甚麼都留不住。



為了能好好的像別人一樣活著，我做了兩件事來改變我的「命運」，期使自己不再感到憂鬱。第一、我決定「努力去愛人」。第二、我要「自我實現」，創造自己的價值。這聽起來真的不錯。

我非常用力地去愛人，對人總是信任不設防，甚至以為自己很善良，能接受每一種人。我愛別人勝過愛自己，把別人看得比自己重要。我從來都不知道其實這是一種「討好」和一種期待回報的「求愛」，我以為只要願

意犧牲奉獻去愛，就能填補心裡的那個洞，得到滿足和快樂。於是，我愛得委屈，愛得挫折，有時像隻刺蝟，為家庭關係帶來焦慮和情緒劇烈的起伏。周圍的人即便擺明著也愛我，竟也無濟於事，最後都落入了黑洞裡。我的老問題還在那裡。

我的第二招就是努力「自我實現」，建構自身的社會價值，亦即「出人頭地」的同義詞。求學時，我名列前茅；求職時，我過關斬將，擊敗上千人的競爭者，進入大公司，取得許多人夢寐以求的鐵飯碗；當我轉進教育職場後，又兢兢業業升任主管，受到優良教師的表揚，指導學生獲獎無數。與此同時我還努力創作，至今個展累積十餘次，國際聯展數十次，出版筆記書兩本，畫作專輯兩本。我被稱為藝術家和老師。但心中總傳來「我不值得」，那些都不是「我」的否認聲音，黑洞作祟之下，我還是無可救藥地自卑。

我曾試圖解開生命的謎團，在不同的信仰裡遊走，不管是佛教、密宗、前世今生或算命，甚麼都信一些。直到 2004 年來美後，偶遇聖心堂教友，起先是半推半就地進入慕道班，後來卻發現真有那麼一點意思。聽了神的話語，迷霧雖漸漸散去，但卻還不足以全然叫我這硬頭殼棄「戒」投降。每週六下午，我在慕道班享受著教友們為我預備的信仰知識饗宴，教友們的友愛，讓我感到他們確實不同於一般人。

在我慕道的一年半中，發生過兩件事，最終使我這顆頑石點頭。那是首回避靜初體驗，在祈禱中耶穌親自來陪伴我，給了我一連串的神視：白日的森林，我的右手握著耶穌白色的長袍和袖一同走在青草與綠樹掩映的小徑，我感到身旁的耶穌就是我的兄長，我的身高尚不及祂的手臂。黃昏柔和的沙灘，夕陽留著餘溫，海潮濕潤了淡金色的沙，耶穌與我同行，我們身後留下淺淺的足跡。夜晚的海邊，白色的海濤在耳際升落，四周一片漆黑，耶穌與我同坐在篝火旁，我終於看見了祂的臉，火光



閃耀下祂靜謐、慈愛而安詳。這一連串神視，耶穌雖自始至終不發一語，但祂的溫柔卻早已叫我泣不成聲。

另有一次，清晨送女兒上學後，我獨自在一處宜人的住宅區裡隨興遊蕩，饒有興味的欣賞一戶戶德州式豪宅和他們美麗的花園造景。沒有任何徵兆，突然一個聲音進入我心裡，猝不及防，天父對我說：「我是那樣的愛了妳，妳要愛妳自己。」霎時像受到雷擊般，我被震懾住了，天父那無以言喻的愛，如醍醐灌頂沛然而降，勢不可擋，顧不得光天化日下是否引人側目，不由自主淚如雨下，無法自抑。

眼淚彷彿大雨，清洗了潰爛的傷口，有了這兩次不可思議又親密的經驗，我終於看見了雨後的彩虹。我完全降伏了，再沒有懷疑。我這頑石被感化，心中的黑洞終於消失於無形。我渴望領洗，變成一個全新的人，屬於主基督的人。

漸漸地，我從「自我中心」轉變為由「神的角度」看世界，我對自己也有了較公平的看法，不再為了求愛去證明自己。我知道我不是漂萍，人生並非因緣合和，虛妄有生或緣起緣滅的幻象，我相信苦難有意義。我知道了「自己是誰？」——我是天主的兒女，獨一無二且珍貴。「我為什麼活著？」——我活著是為見證、讚美天父創造萬物的奇妙化工。「我要往哪裡去？」——我要在今世為永生做預備，在每日的生活中與永生連結。



現在我「做」，是在不疾不徐的從容與平安裡「做」，用自己的塔冷通見證天主的美善。2007年，我領洗後的第二年，女兒邀月也領洗了。2018年，外子 Geoff 也領洗成為主所揀選的人。這是我「復活」後，耶穌基督送給我的最好禮物。感謝天主！

依依不捨

張光中

5月2日彌撒結束後，看到呂昕拖個行李箱到他的車上，我就納悶了，雅嫻立刻看透了我的小心思，她告訴我如果希望請法蒂瑪聖母到家裡，我可以排隊，那時不知什麼豬油蒙了心，馬上說「我不要」，我想雅嫻一定想：「妳是教友嗎？不識好人心！」可能比我想的還更糟。是的，我上了車後，就後悔不已，恨死我自己了！我立刻檢討自己：1) 信仰不夠，怎麼說得出這種話？平常看的《心靈雞湯》，聽的道理都到哪去了？2) 自己的嘴怎麼那麼快？平常不是常常提醒自己和身邊的人要先思後說嗎？怎麼還是沒有管住嘴？回家後立刻以行動表示自己的悔改，聯絡了主辦人。很幸運地，排到兩個禮拜後可以迎駕聖母媽媽來我們家。

5/15晚上把桌子放在進門的玄關，桌布鋪上，鮮花放在右邊，聖三像放在左邊，先生問我，外教人會不會覺得天主教徒在拜偶像？我當時沒有給答案。5/16迎聖母媽媽回來安置後，家中立刻有安詳的感覺，當天下午我開始在她面前唸玫瑰經，連續一個禮拜都在聖母像前面祈禱，這跟平常我自己拿著念珠念念有詞，體會是「大不相同的」。在聖母像前祈禱，就像在家時跟媽媽講話一樣，她安靜的聆聽你一天的大小事，我就像一個小女孩似的，回到家有訴說的對象，我的情緒得到了安撫。還有在祈禱時我看著她，可以專心不走神，我把感謝、訴求都一一放在我的祈禱中，祈禱完後我的心情得到了平靜。每當我們由外面回來時，我們一開門就會說「聖母媽媽，我們回來了，感謝妳！」這讓我們回想到當年在家時，從外面回來，一開門一定是先喊「媽，我回來了！」那種幸福感滿滿的美好回憶又回來了。每晚上樓看電視時也會報備，「聖母媽媽，我上樓看電視了。」下樓時就說「我下樓了」。一個禮拜下來就這麼的碎碎唸，家中的氣氛非常的溫馨。當星期天要送走聖母媽媽時，真的是依依不捨！一早就把一天要唸的幾串玫瑰經全部都在聖像前唸完了，帶著聖母像到教堂去交給下一位教友。由教堂回來進家門時，心中好惆悵，有著送家人上飛機的失落感，家中顯得空洞洞的。



我們 2018 年搬進這房子，一直以來玄關都沒有放置擺設品，覺得空曠得很俐落，但是僅僅一個禮拜就讓我們感覺到我們需要的是什麼了。當我先生提到沒有聖母媽媽在家的時候，我相信他已經有了答案。在此我要謝謝雅嫻和聖母軍給我們這個機會！

談感受

布衣

童年時曾問父親：「你認為世上最強的力量是什麼？」他答：「思想。」有很長一段歲月，我也這麼認同；但現在我有不同的答案。我會說：「感受。」軍事家可能說「核武」，凡夫俗子可能說「錢」，基督徒也許會說「愛」，星雲法師也許強調是「原諒」…。阿拉、阿門、阿彌陀佛，阿氏三兄弟都可能上榜，答案無對錯，完全是見仁見智。人活在世上，有兩個東西是一直跟著主人，一個是你的影子，一個是你的感受。某個盛行一時的思想有可能隨時代變遷而消失或式微，但感受永遠不死。人的感受是鮮活的，是呈流動性的，不論是負面或正面的，因時因地因情境而變。所以我覺得「感受」俱永續性，普世性，裝有驅動程式，推動著世界，也左右著人的意志和行動。

美國為什麼打二次大戰？想想看，在一個惠風和暢正常運行的日子中，夏威夷無預警的突遭日軍空襲，那給美國什麼感受！？那感受強到最後請對方吃原子彈，給你來個「加倍奉還」！你規規矩矩的開著車，突然遭別人快速硬插進來，嚇得你急踩煞車，你是什麼感受？！去教堂望彌撒，你為什麼不想坐在某人旁邊？你對某人一定有個感受。台灣的媳婦幾乎都視回婆家過年為畏途，婆家給她們什麼感受？你說話時老被別人打斷，是什麼感受？你被人誇讚是什麼感受？…78 億人口的感受隨 78 億顆心臟，無一日歇息。心臟溫度一致，感受冷暖不一。人類的情緒沙拉盤中大概涵蓋了快樂、悲傷、厭惡、恐懼、驚訝、憤怒、驕傲、羞恥、尷尬、興奮；它們跨時代、跨種族、跨年齡的存在，是人類最共通的語言。仔細看，這些情緒是負面的多於正面，而人都喜歡活在正面情緒中；換言之，身為人，是有很多情緒功課要做。

「感受」給我最強大的一次經驗是 1993 年參加「夫婦懇談會」時。這個自週五傍晚進行到週日傍晚，在旅館住三天兩夜的活動，第一講就是「談感受」。還記得當時的帶領神師朱蒙泉神父說：「把『談感受』放在第一講不是一個隨意隨手，未經思考的安排。葛雷神父是經過多年研究才有了這套精心設計的課程。一開頭就從感受切入，是因為感受是很多 issue 的根

源。」那天，從「根」挖起，體會到能辨別情緒，善待感受，才有可能愛自己及他人。曾看過一部電影，講一個基督教會如何花了多年，救回一個身心嚴重受創的小女孩。他們一開始就搬出聖經經句，勸她「原諒」那傷害她的人嗎？不是；若是那樣就錯了。「原諒」是終點，不是醫治的起點。要先「處理」，才能「放下」。首先，他們做了個加害人男娃娃，給她一根長錐，要她猛刺那傷害她的男人。這麼做是要幫助女孩肯定並接受自己憤怒的情緒，用反擊加害人來洩恨及拿回自己的 **power**。當她受害時，整個人是 **powerless** 的；現在加害者被繩之於法，幫助受害者恢復掌控感是絕對必要的。若情緒不給予生存空間，只是不斷灌輸原諒之道，跟她說上主多愛她，家人多愛她，耶穌比她還痛之類令人無法反駁的大道理，這女孩的感受就會被壓抑和錯置。「錯置」就是感受不被允許放在對的位置上；就像一個小學生被老師毒打後，還被逼著向施暴者鞠躬，並說一句「謝謝老師」，何其殘酷！「勸說」往往效果不彰，甚至引起反效果，令受害者更覺無助。這個教會一開始就自辨別情緒，肯定感受，**empower** 受害者著手，醫治才能真正有進展。中國人的文化、家庭生態及教育是很疏忽感受這一塊的。家庭裡，學校裡，職場上很少聽到：「這事給你什麼感覺？」來開啟對話。孩子跌倒了，很多中國父母的反應是說：「不痛不痛，沒什麼。」立意可能良善，但畢竟是「非當事者」去決定、定義、了結「當事者」的感受。西方父母常是問：「你還好嗎？」這就是開放性的問話，讓當事人自己表達。我總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在心理學、社會學、親職技能的啟蒙和發展上超越東方國家。「超英趕美」不能只侷限在船堅砲利上。

記得當年上完第一講，就得到很多參與夫妻的共鳴，紛紛點頭如搗蒜，或涕泗橫流。我深深體會到，當「感受」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被允許釋放，被得到聆聽時，力量之大如電光石火。那個活動讓參與夫婦們釋放了太多在婚姻中承擔的負面感受，委屈隨淚水隨訴說傾巢而出。雖然有些學員是由於活動才萍水相逢，初次相遇，卻因共鳴而很快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我從沒在其它活動中有過這番難忘的體驗。朱神父靠他神職及心理專業的兩把刷子，試圖幫助夫妻們在婚姻中「收復舊河山」。

活動接近尾聲時，朱神父給每人做覆手祈禱，那是什麼「東東」？我一點概念都沒有。我不是教友，不懂所有的教理和禮儀，只是三天來很感動、很感激的被課程推著走。我依樣畫葫蘆的學別人低下頭，當朱神父來到我面前，雙手往我頭上一蓋時，我立刻淚如雨下，雖羞赧的想止住，卻沒有

辦法。同時感到自頭到腳有股暖流通過，通體好幸福好輕鬆的感覺。我被這突如其來，莫名其妙的淚水和暖流徹底震撼，「發生了什麼事？！」是我的第一個反應。多年後我才了解，那天的「事」是天主親自臨在解去我許多重軛，隨淚水而去，祂醫治了我。那天的「事」，簡單說，就是讓我第一次體會到天主聖愛；之後的日子就不曾有過那麼強烈的體驗。想再來一次這麼「重口味」的體會聖愛嗎？並不。我認為在稀鬆平常的日子中去認識祂，體驗祂，才是祂要的。天天過年，天天重口味不是好事，只會把味蕾都吃鈍了；在家常小菜中體會天主原味，才滋味長遠。那年那天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一切依然歷歷在目。祂無條件愛了我，主動替我這陌生人開了門，在我根本不認識祂的時候。

說起「開門」，最近還真是有了個相關驚喜！近期有個工人來家做些修繕工作。當他看見女兒房裡那張「耶穌敲門圖」說：「喔，你家也有這張畫，它很有名呢！」我問：「你是基督徒？」他答是，然後就背誦起基督徒幾乎都能朗朗上口的《若望默示錄》第三章 20 節：「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而給我開門，我要進到他那裏，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背誦完，他說：「祂不會替你開門的。你看圖上這門，沒有門把，無法開門，所以祂不會替你開門的。」然後對我擠個眼，回頭繼續幹活去了。我呆呆的立在圖前半晌，充滿驚訝！這幅畫在我家 N 年了，我從沒留意到耶穌敲的這扇門沒門把。這工人說：「祂不會替你開門的。」是他的個人心聲？還是意在言外的故說反話？還是他的教會對這幅畫的解讀？我納悶著。那個擠眼似乎也寓意深長；可以解讀成「說笑啦！」也可解讀成「難道不是嗎？」他的話很具顛覆性，似乎是落在教會教導的版本之外，我腦袋裏的認知區塊像突然間被來了個「過肩摔」。教會總鼓勵教友跟祂求，向祂叩門，祂必會應允，不是嗎？我喜歡這意想不到的一刻，我視這種經驗為生活中的小確幸。

之後，我求教於 Google。他說的沒錯，這張「耶穌敲門圖」（The light of the world，繪於 1851-1853）中的耶穌是不會替你開門的。它符合《默示錄》3：20「…而給我開門…」的章節內容；換言之，是屋裡邊的人要開。畫者 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 作這張畫時，就有意表明是他人要開門，耶穌才進得來，所以有意讓耶穌無門把可用。這也暗示了耶穌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要不要認識祂，親近祂，決定權不在祂。然而，那年我在夫婦懇談會的經驗，絕對是耶穌開的門。祂可憐我，了解我連「門那邊」

都還沒站上，怎可能有開門的動作？所以祂決定先出手救我；往後就看我自己的造化了。

意外下，讓我對掛在家裡，每天視而不見的一幅畫有了真正的認識。我忍不住想，每年造訪全世界藝術館、美術館的參觀者，可能多到戶限為穿，但有幾人能真的看懂畫？解析得出畫中意涵？我知道我絕對是門外漢。自己走馬看花的結果，不過就是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即使有一流解說員，我也必落入「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回家後全部忘掉！」的結果。結婚 20 週年時和外子去義大利玩。帶我們參觀梵蒂岡和西斯汀教堂的是一位學藝術的台灣留學生。她對著名的畫作、雕像都解說完整豐富，口若懸河的如數家珍，沒停過一秒鐘，全團皆佩服得五體投地。無奈，所有鴨子都一副被填到滿而溢的呆飽模樣，我這隻鴨子，聽到後面已把前面填的全吐掉了。還沒回到遊覽車上，我已全部還給她。反倒是前陣子的這種經驗，發生在生活有留白的情境下，我能納腸入胃，從中受益，反芻再反芻。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Yang Song 宋楊
房地產買賣
(469)789-9969 (中英雙語)
homeswithyang@gmail.com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YANG SONG
**2021**
MAY
1 MILLION DOLLAR MONTH CLUB
#1 Woman Owned COLDWELL BANKER IN THE U.S.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葡萄藤》《主僕月訊》

歡迎刊登各類啟事及廣告

請洽:

楊治財(Linda)

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s.com



劉夢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 MBA

501 Industrial Dr. #101

Richardson · TX 75081

(972)699-1165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幸福旅行社

歡迎詢價、不怕比價

滿意再下單

615-504-9460 (Christiana)

646-505-7369 (Nicky)

Lucky7gotravel@gmail.com



31 霜淇淋店

Baskin Robbins

11700 Preston Rd. #670

Dallas · TX 75230

(S.E corner of Preston & Forest)

Tel: (214)368-3311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